



跳出纸面的云南:当孔雀舞遇见烟盒舞

——评《跟着舞蹈游云南》的非遗情怀

闫相达



《跟着舞蹈游云南》。(资料图)

计三月街民俗节庆下的沉浸式体验方案;在研究红河哈尼族铍鼓舞的时候,着重分析了铜鼓纹饰里的太阳崇拜内涵,据此制定了与梯田种植周期相符的文化展演计划,“艺术+旅游”协同创新模式扩大了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让其实用价值得以实现。

刀美兰在序言中提出的“坚守”精神贯穿全文,王永德在全球化数字时代背景之下,用传统纸笔方式记录下即将消失的传

统舞蹈技艺。作者完整展现的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舞种当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民族舞蹈被列入国家或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怒江独龙族剽牛舞的记谱最具代表性,它只是存在于仪式中的文化艺术表演,且因传承人年龄较大,随时都有失传的可能,通过动作轨迹的图解配合录音记录的方式保存下来,在以后的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是研究者对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完成历史使命以及对民族文化怀有深厚情感的体现。

本书出版的时间点正处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是追求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作者提出的“舞蹈主题游”设计思路有其独特之处,把彝族烟盒舞、傣族象脚鼓舞这类地方特色艺术表现形式融入石林彝乡、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等自然风光游览,这算是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一种崭新尝试。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少数民族舞蹈面临着舞台化、符号化甚至异质化的危机,所以作者提出的方法很有远见,既有有系统的静态保护手段,比如设立“舞蹈生态保护区”,又要不断寻找新的动态传承方式,像开发“非遗研学旅行”项目之类。

这本书把舞蹈艺术带入了自然生态、历史传承与文化精神相融合的层面当中,体现着云南少数民族舞蹈的生命力,作者说“每一场舞蹈都是生命的礼赞,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文旅融合的价值在于用舞蹈艺术重新建立人与环境的情感联系,并推动文化传播更进一步,《跟着舞蹈游云南》探索的这条由艺术实践带动文化交流的新路子,或许能给读者带来更多具有多元性、人文关怀的风景。

芭蕉叶大栀子肥

耿艳菊

前两年读《唐诗三百首》,是把韩愈的诗跳过去的,佶屈聱牙不说,还相当长,望而生畏。等囫圇吞枣把整本书粗略地过了一遍,就抛到一边去了,心把书扔了,书倒还一直安静地待在随身携带的包中。

一天,站在路边一棵柳树下等家人,正是午后,骄阳似火,蝉声如沸,树叶像石化了般,一动不动,没有一丝丝风。到处都闷闷的,像拉紧了弦,让人无缘无故就焦躁烦闷。手机也快没电了,自然不能看手机打发等人的无聊光阴。左右一瞥间,突然有光一闪,包里有书呀!

欢喜犹如清风,送来一阵清凉。从包里翻出《唐诗三百首》,想到古人所言“旧书不厌百回读”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一时间更有了好兴致。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再不好打发的时光,一卷在手,也能变得有意思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认真真读起了韩愈的诗,是那首《山石》,一首七言古诗,内容是山水游记,韩愈写他游览山中寺庙的见闻,从黄昏到寺所见日夜晚入住感受,及至天明离去,感受细腻,景致清幽,诗意盎然。沉浸在诗句中,仿佛自己也跟着古人的脚步来到树木葱郁的山中游玩一趟,好不惬意。

秋意浓浓,菜市场随处可见葡萄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息,只见一串串葡萄,色如翡翠,艳如玛瑙,让人不由得沉醉其中。

葡萄,又称“蒲陶”、“蒲萄”、“葡桃”等,素有“水果之王”的美誉。我国最早有关葡萄的记载见于《诗经》。《诗·周南·蓼木》中有:“南有蓼木,葛藟累之”,葛藟这种植物,就是一种野葡萄。儒家经典《周礼》记载:“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注:“果,枣李之属。蓏,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枇杷之属。”可见,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周朝,葡萄已经是皇室的珍异水果。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将葡萄栽种和葡萄酒生产技术引入中国。《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指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我国庭院种植葡萄的历史,可追溯至汉、魏时期。三国魏钟会在《蒲桃赋并序》中写道:“余植蒲桃于堂前,嘉而赋之。”到唐宋时期,庭院栽培葡萄开始普遍。如唐代诗人韩愈《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中有:“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北宋

葡萄诗话

王利娟

词人周邦彦的《渔家傲》:“灰暖香融销永昼,蒲萄上架春藤秀。”

历史上最爱葡萄的人,非魏文帝曹丕莫属。他曾诏召群臣,大力赞赏葡萄:“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馀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脆而不梳,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

葡萄也是文人赠送的佳品,大文豪苏轼《谢张太原送蒲桃》中有:“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在苏轼人生低谷时,亲人旧友联系甚少,只有张太原年年专门送蒲桃,这让苏轼感受到一丝安慰。

唐代诗人王翰《凉州词》提到“葡萄美酒夜光杯,饮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作者用葡萄酒、夜光杯和欢快急促的琵琶旋律渲染出征前盛大的酒筵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战士



蕉栀子图》立轴,杨万里有诗言“芭蕉分绿与窗纱”,张耒写“一庭栀子香”……芭蕉和栀子不仅在大自然里蓊蓊郁郁地生长着,盛开着,更在文人雅士的笔下,在泛黄的书卷里,在古老诗意的时光里,在世世代代人的心间,一直茂盛生长,明丽盛开,芳香弥漫。

画画也好,写文章诗词也好,都蕴含着执笔者的深深情思,逶迤婉转的心愿。他们画的写的是山,是水,是花,是叶,是草,是石,是鸟……更是自己的一番心事。

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旷达、奔放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见,葡萄酒是古人非常喜爱的美酒。

宋代诗人杨万里写下一首非常风趣的《蒲桃乾》:“凉州博酒不胜痴,银海乘槎领得归。玉骨瘦将无一把,向来马乳太轻肥。”诗人用“玉骨瘦将无一把”描写干瘪的葡萄干,又将其与新鲜葡萄对比,让人忍俊不禁。

对画葡萄最为痴迷的当数宋末元初画家温日观。他专画葡萄,风格自成一家,有“温葡萄”之称。元代邓文原在《题温日观葡萄》中这样写道:“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应不乞金盘。”诗人先写葡萄的形态、色泽、香味,又借用“金盘仙露”的典故,来形容画中葡萄的美味,巧妙地赞颂了温日观的画艺高超。

葡萄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历代医学著作均有论述。《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葡萄“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可作酒。”

又是一年葡萄熟,我品尝着美味的葡萄,跟着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们一起品味葡萄里的诗情画意,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横亘天际的银河把天空分成两半。牵牛星在河东,织女星在河西,隔河相望,一年里只有这一夜,传说中喜鹊会飞来搭成桥,让他们渡过银河相见。

古人观星授时,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的生活对应起来,于是,星星有了名字,有了故事,有了情感。从星象崇拜到汉代乞巧习俗,再到唐宋诗词里的吟咏,七夕就这样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走进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

翻开那些写七夕的诗词,你会发现古人笔下的七夕远不止浪漫二字。有离别的愁,有相聚的喜,有游子的思乡,有宫女的幽怨,有对爱情的叩问,也有对人生的感慨。

在反映西周人民生活的《诗经·小雅·大东》里,牵牛和织女的名字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候它们还只是天上的两颗星。到了汉代,故事渐渐丰满起来。《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迢迢牵牛星》,把两颗星写成了一对被银河隔开的有情人。“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织女坐在织布机旁,手不停地动,却一天也织不成一匹布,眼泪像雨一样往下掉。这首诗写得极美,也极痛,把牛郎织女的故事从星象传说拉到了人间情感的深处,是世间无数被迫分离的夫妻的写照。

汉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乞巧习俗的出观。织女是天上织布的仙女,七夕也成了女孩子们向织女祈求心灵手巧的节日。唐代有个叫林杰的小孩,六岁的时候写了一首《乞巧》:“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短短四句,把七夕夜晚的热闹劲儿写得活灵活现。家家户户的女孩子都在对着月亮穿针,红线用了一根又一根。

唐代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美得像一幅画。秋夜里,白色的蜡烛映着画屏,一个宫女拿着小扇子扑萤火虫。夜色深了,台阶凉得像水一样,她坐在那里,抬头看着牵牛星和织女星。整首诗没有一句直接抒情,但那种孤寂、那种渴望、那种对爱情的向往,全在画面里了。

唐代白居易也写过七夕,他的《七夕》是这样的:“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一弯残月挂在天上,银河的秋天,千百年都是一样的。牛郎织女的欢聚和离别,每年都集中在这一夜。白居易的诗很平实,但很有分量,欢情和离恨都在这一夜里了。

白居易还在《长恨歌》里写了七夕:“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唐玄宗和杨贵妃在七夕的长生殿里,对着牛郎织女发誓,愿世世为夫妻。这个场景流传很广,把七夕和爱情誓言紧紧绑在了一起。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七夕的誓言有多美,后来的悲剧就有多痛。

唐代李商隐的七夕诗,又是另一种味道。他的《七夕》写道:“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一度来。”前两句写天上的情景,织女坐着鸾扇凤车,渡过星桥来见牛郎。后两句笔锋一转,说如果能把人间那些永无归期的别离,换成这样一年一次的相见,该多好啊。

唐代孟浩然的《他乡七夕》,写的是游子的心情:“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绪风初减热,新月始临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在外地过七夕,住在旅馆里,愁绪更浓了。看不到家里妻子穿针乞巧的样子,只能空空地想念家乡。秋风带走了暑热,一弯新月宣告秋天的到来。谁忍心去看那银河呢?远远地望着牵牛星,心里全是思念。

唐代的七夕诗还有很多。崔颢写过长安城里的七夕,罗隐写过姑娘们乞巧的场景,李贺的七夕诗带着他特有的奇诡风格。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七夕,每个七夕都有不同的面孔。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唐代的七夕诗,气象是开阔的,情感是真挚的,就像那个时代本身一样。

宋代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词几乎人人都知道,成了七夕的代名词。秦观写七夕,没有停留在离别之苦上,而是翻出了新意。他说,只要两个人的感情够深够久,又何必天天在一起呢?把七夕的境界拉高了。

在秦观之前,写七夕的诗词大多是悲伤的,是离愁别恨。秦观不一样,他说离别不算什么,只要感情真,距离不是问题。这种豁达的爱情观,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也很有力量。它告诉人们,爱情的质量比朝夕相处更重要。直到今天,这句话还被无数人引用,给异地恋的人们带去安慰和勇气。

宋代李清照的《行香子·七夕》又是另一种风格:“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李清照写的是自己的离愁。她和丈夫赵明诚感情很好,但丈夫经常在外做官,夫妻两地分居。七夕这天,她看着天上的牛郎织女,想到自己的处境,心里满是愁绪。

宋代范成大也写过一首《鹊桥仙·七夕》:“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范成大的角度很特别。他说,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面,见面的时间那么短,新的欢乐还抵不上旧的愁绪多,见了面反而又添了新的愁。这样的写法,和秦观正好相反。秦观说两情久长不在朝暮,范成大说见了还不如不见,因为只会更痛苦。

宋代苏轼的七夕词,又不一样了。他的《鹊桥仙·七夕》是这样的:“银烛仙人,高清云渺,不学痴牛驢女。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客槎曾犯,银河微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苏轼不愧是苏轼,连七夕都能写得这么飘逸。他说,咱们不要学那些痴男怨女,来看看王子乔乘鹤成仙的故事吧。他把七夕和神仙传说结合起来,写得超尘脱俗,有一种飘然出世的感觉。七夕在苏轼这里,不只是爱情的节日,更是人生感慨的寄托。

宋代的七夕词还有很多。欧阳修写过,晏几道写过,朱淑真写过,吴文英写过。每个词人都有自己的七夕,有的豁达,有的缠绵,有的悲苦,有的飘逸。但总体来说,宋代的七夕词比唐代更深刻,更注重内心的感受,也更有哲学意味。

天上星河,有鹊桥,有牛郎织女的传说。人间有穿针,有乞巧,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千年前的诗人写过的离愁别绪,今天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千年前的人们向往的真挚爱情,今天的我们依然在追求。

古人向往的真挚爱情

刘浩军